



喝过茶的杯子里倒入了牛奶

最初，碰到过很多不思议的事情，出门都有些害怕了。例如，在外国出生的女孩子，从小就在美容院带上耳环，然后来的日本。因为耳环而被多余的关注。有一天，在超市排队买东西的时候，后面的人看着我的孩子的耳朵，一边看一边摸，令我大吃一惊。带耳环是那么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我的孩子有了朋友之后，还有一件令我难忘的事。比如说在日本孩子们聚集在一起玩儿的时候，大家各有一个杯子。最初孩子们喝完了茶，之后，其中的一个孩子想喝牛奶，这个时候，孩子的妈妈将牛奶盒拿出放到桌上。我为了那个孩子将牛奶倒入了喝过茶的杯子里。那个孩子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唔”了一下，我以为我做了什么不合适的事情。孩子的妈妈也觉察到了，她将牛奶倒入了干净的杯子里。在我的国家，杯子已经是空的了，倒入牛奶根本没什么关系，人们也无所谓。在日本还是不一样的。这件事情至今也令我难忘。



在医院即使想表达自己的心情,可是不会日语

有一次,我的孩子突发小儿哮喘,初次来到医院。那天,下着小雨而且非常冷。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首先带着孩子去了医院。到了医院,结果还真是他们用日语对我说了很多,我什么都听不懂。护士打点滴的时候,碰巧一次没能够扎上,两次也没扎上。三次才扎上。孩子一直在哭,我在想怎么会这样?想对护士说你这么不熟练啊。为什么让孩子这么受罪,孩子还这么小。这个时候我感到特别难过。会觉得很重的东西在脑袋的上边,在说「必须学习日语」。

因为有了这件事情后,为了不让孩子受苦,我感到了不学日语是不行的。那个时候,虽然是在医院,可我一直在哭,我爱人和我都哭得很厉害。孩子躺在床上,和护士一起说,妈妈出去吧!对,从那一刻起,我就有了一个新的开端,开始学习日语了。



走了几个小时终于回来了

刚来日本的时候，孩子还很小。几乎哪儿也不去，也知道的不多。所以电车也没怎么做过，也不知道怎样做。那个时候，坐公交车会晕车，所以也不能做公交车。那么能够代替电车和公交车的只有自行车了。骑自行车转悠已将这个地区的周围的各个地方都知道了。大家都说「你真了不起啊」。其实那只是因为我孩子小，有时间。孩子爸爸去了公司，我就骑车到处转悠看看。

也有一次困惑的经验。那是去朋友家的时候。要到朋友的家首先是先坐公交车到A站后，再坐电车到达B站，然后再换车到达朋友家的C站。从朋友家回来的时候，从A站坐上了公交车，由于不认识日文，结果坐错了，和回家的方向相反回到了B站的方向。所以中途按蜂鸣器对司机说，「坐错了，要下车」。那时抱着3岁的孩子下来，走一会儿就走不动了，就背着孩子走，又拿着很多行李，真够受的。公交车来不来也不知道。一边走一边向后看，希望能够看到公交车的到来。到最后也没看到公交车。走了几个小时终于返回了家。



想学汉字

汉字是自己学的。最初出去的时候，在车里一直看车窗外的招牌，看招牌上的汉字，这个字是这样的形状，那个字是那样的形状，这样一点儿一点儿就记住了。之后，去卡拉OK也一直看卡拉OK的画面记汉字。不知道怎么念的时候，就问别人。

自己还是有想写汉字的时候。以前，想学习日语和汉字的时候，就去了日语教室。可是，最初一块儿学的都是初学日语的同学。学的内容都是最基本最简单的，觉得很无聊，渐渐就减少了去教室的次数，经过一段时间后，就干脆不去了。

可是，因为特别想记汉字，就一边看手机，一边写。偶尔会有不知道写字画的顺序，就任意写。还有，比如去市役所的时候，将市役所的文字纸张带回家，等孩子爸爸回来后，问他写的是什么。还有保育园的文字纸张，有很多汉字，而且是很难的汉字。有平假名还可以，可是只是汉字对我来说就太难了。不知道的地方就问孩子爸爸，会让孩子爸爸慢慢的念给我听。



ストーリー - 05

想和堂兄弟们说更多的话

我的孩子现在不会说我的国家的语言。但是由于我在家的时候说母语，所以我的孩子能懂一些。放暑假的时候，全家回国了。我的妈妈用母语问我的孩子「吃饭吗」，孩子用我的国语回答到「吃」。我妈妈听了非常高兴。我爱人不太会说，稍微能听懂一点儿。我对孩子说【爸爸都能听懂妈妈的母国语】。孩子听了对我说【那我也努力】。现在我的孩子想和他的堂兄弟们说更多的我的母国语。



把宣传刊物保留了三年

我现在在做翻译义务活动。做翻译义务活动的理由是刚开始来日本的时候，为了登记养老金等去区役所时，看到了招翻译义务活动的宣传刊物。这张宣传刊物一直保存了三年。到了第三年，去了住的地方的国际交流协会，注册了做翻译的义务活动。9个月以后，区役所的人打来电话，就开始了工作。小学校的家长面谈会的时候，我给同国的妈妈们做翻译。翻译的时候没能够很好的表达，「这样说就好了」、回到家里翻开课本，【啊，是这个语句】，等这样后悔的事情有很多。不过也有很多愉快的事情。



成为了人们所说的喜欢做料理的人

孩子到了两岁的时候，就会希望有朋友了。所以我也开始有了烦恼。做什么日本人才高兴呢。想来想去还是做料理吧。亲手做的料理大家都会喜欢。由于香蕉很便宜，为了节约就将香蕉用榨汁机榨成香蕉汁，给来我家玩儿的孩子们喝，他们都非常高兴。

我爱人不爱吃我的国家的料理，他就很努力的看电视上的料理节目。还有邻居有时会给我们咖喱饭或奶油炖菜等。原来日本人吃这样的东西啊。我想我一定要学会做这些料理。我对日本人吃的东西都很感兴趣，经常是两眼发亮的看日本人所吃的东西。

星期日孩子爸爸会给我们做意大利肉酱实心面、意大利面，汉堡牛排等料理。我看到后，就给来家里玩儿的孩子们也做汉堡牛排等。他们都非常高兴。

本来只是想为了节约，结果很快我就被人们说成了喜欢做料理的人，而且是很会做料理的人。

孩子进入小学后，我在一家家庭餐馆打工，是在厨房工作。那个时候认识了一位以前是当高中老师的一个人。有一天她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在家庭餐馆的厨房工作。她又问，你来日本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说是在教会照看孩子们。那个人说你先做几年的料理工作，然后取个厨师资格证多好啊。我说我虽然不会写，但会看懂一些。她说 就这样可以。然后她教了我怎样考国家考试。我将家庭餐馆的工作辞掉，经这个人的介绍，在一家新的工作地方的厨房工作了5年，之后取得了厨师的资格证书。



把家对外开放

有了孩子后，觉得孩子很可怜，没有朋友的处境，孩子比谁都知道。怎么办好呢？有时会和孩子一边玩儿，一边向去买东西的夫人搭话。这个时候的日语大体是记住的。写下来，并诚心诚意的说「在这儿玩儿吧，一块儿玩儿吧」，「让我来看孩子吧」等。刚开始，人们会觉得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吧？不会理我的。

那怎么办呢？考虑来考虑去，我能做的是什么呢？对！扫除！由于日本人只打扫自己住的公寓和道路、还有自己的家。所以我就在楼下的小公园里拼命地扫除。所以公园一直都很干净。这样下来有几个月，半年左右，人们就和我搭话了，近邻们也和我说话了。我就将自己的家对外开放，孩子们做什么都可以，就像学童保育室一样。

其实我并不是想打扫公园才打扫的，只是因为孩子太可怜，实在没有办法。谁都不会跟孩子说话。孩子呢就是有人跟他说话了才是孩子。总是闷在屋里思考就会停止，什么都会觉得害怕。这个年龄不打架也不行，不玩儿也不行。



吃不惯日本的口味

米饭，是我刚来日本时最吃不惯的。吃不了米饭。日本的伙食很甜。我家乡的伙食主要是以盐和胡椒为主的清爽的口味。吃不惯日本的，所以早饭等我都会自己动手将自己的一份做出来的。

偶尔也会做水饺，天妇罗等，这样的时候我会同家人一起吃。洗碗是轮班制，早上我洗，晚上我婆婆洗。至于买东西，最初我不会开车，经常是让他们开车带着我去买。

孩子出生后，有婴儿的一个月检查。给婴儿检查时，护士非常担心我，因为我太瘦，血压又低。她们对我说「你没关系吗？孩子是男孩儿，你这样的体力会倒下的」。孩子出生后，夜里必须起来，由于睡眠不足，每天白天都犯困，即使再困也有很多事情要做。护士对我说你太瘦了，必须什么都要吃。

挑食是不行的。不增加体力，就坚持不下去，为了孩子，我必须什么都要吃不能够挑食。从那个时候，我开始了试着吃各种食物。以前觉得很甜的，例如，南瓜等甜的东西，为了孩子我都吃。越吃越觉得好吃。已经习惯了日本的口味。现在会觉得日本的味道好吃。回国的时候，非常想吃国内的料理。吃的时候会感到很眷恋，而并不是好吃。只是会让我感到很有怀念的感觉。



不使用敬语, 还是有失礼节

毕竟日语存有敬语和谦尊语。在现实当中使用时, 什么时候使, 对什么人使, 是很难做出判断的。日本人的话, 马上就可以该换过来。可是对外国人来说, 首先判断如何使用, 就需要一些时间了。所以经常会不客气的对上司说话, 有很多失礼的地方。但是大家马上就能够理解我。会对我说没关系, 一句「没关系」, 会让我感到很温暖。

我在日语教室里, 想和认识的人更好的相处。日语老师也说过「下次请教我中文啊」这样的话。现在我在同一个的地方教中文的教室里帮忙, 教别人的时候, 自己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也会让自己得以更好的成长, 还能够和周围的人交流, 感觉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但是, 在中文语教室里, 和年长的人说话的时候, 被教室的职务人员注意过。由于年长的人较多, 不对他们使用敬语, 还是有失礼节。可是在中文教室里, 很容易使用普通的日语。因为教室里是会员聚集的地方, 并不是真正的语学教室, 和学习相比感到是娱乐的地方。可是毕竟有上年纪的人, 才明白这个时候不使用敬语是不行的。但是怎么也不会流利自如的使用, 对我来说使用敬语是很难的。



想让人们知道我的存在

驾照是在孩子1岁时取得的。那时搬了家，婆婆觉得不方便，所以过来给我看孩子，我就去汽车驾校了。可是，总是家里的人照顾孩子的话，孩子接触的只有家里的人，所以就将孩子带到了驾校的托儿所。和家里人以外的人相处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拿到了驾照，行动范围也广泛了。将孩子带到儿童馆，还有在对外开放时间时的各样的保育园。并且有了妈妈圈的朋友，朋友也多了起来。保育园对外开放的时候，由于保育园的老师也在，我就对老师说「我是从中国来的，语言也不太懂」。老师们就会教我很多。人本来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人，自己是中国人这件事不愿让人知道的人也有，对于我来说我一点儿都没有抵抗。我想早点儿让老师知道我的存在。就像参加妇产科的孕妇学习班时，我总是及早将自己告诉对方，对方对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会很好的应对我。

孩子在4岁之前将他送进了幼儿园。由于从中国来，周围几乎没有亲戚朋友。很想让自己的孩子和同年龄的孩子一块儿玩儿，所以较早的将孩子放进了幼儿园。离家不远的邻居有两个同龄的孩子，几乎每天和他们一起去散步。我也和孩子的妈妈们聊天儿，她们还教了我很多日语。



想加入日本国籍的想法 就是因为孩子

我有了想加入日本国籍的想法还是因为孩子。以前偶尔在电视上看到外国人的孩子被欺负的新闻。毕竟我也是外国人。比如说去考驾照的时候，经常忘记带外国人登陆证，所以还得再去一次。

去大使馆的时候也一样，要带户籍事项证明书这样的证件，我有忘了带的时候，所以还得再次去趟东京。这些手续很繁杂。如果孩子大了，例如面对就职的时候，因为母亲是外国人，所以需要户籍事项证明书，住民票等文书。其实其中的一张就可以了。到了那时会给孩子带来很多烦劳。为了不给孩子添加这些不必要的烦劳，考虑到入日本国籍将来会对孩子比较好，所以决定了加入日本国籍。

加入日本国籍的时候，我的父母一点儿都没有反对。而是鼓励我说【就这么做吧】。在外国住是件会感到非常不安的事情。我以为外国人是会被当成外国人去对待的。可是日本不会是这样的。恰好是对外国人更亲切一些。当需要全家的公文手续的时候，我的公文甚至比家人拿到的更早。

可是我的父母非常担心我住在海外，一旦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像外国人那样被对待。所以听说我要加入日本国籍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他们说「就这么做吧。孩子也是日本人，丈夫也是日本人，全家一样才会感到安心，加入吧」。我刚开始比较担心父母会不同意。可是父母一点儿都不反对。他们说「这样的话我们也安心。你们也是一个家庭了，真正的家庭还是一样的好。

如果问到了入了日本国籍是不是会有落寞感的话，我想如果不入日本国籍对孩子有什么不利的话，那么我会很厌烦的。和落寞感相比，我很怕被中国的朋友和亲戚们知道。和父母兄弟是说实话的。可是兄弟姐妹中我的姐姐还是反对我的。她说「加入了日本国籍，将来你就回不了你自己的国家了」。可是毕竟我们有血缘关系，他们的心情是希望我将来什么时候能够回来。父母虽然会说「你就这样做吧」，可是跟亲戚朋友说实话的话，他们会说「哎，你变了」等这样的想法。我很讨厌被他们这样认为。如果被他们说厌恶了自己的国家，所以加入了日本国籍，我会很困惑的。所以不愿意跟朋友们说我已加入了日本国籍，我已成为了日本人这件事情。一直都没说。



为你的出身感到骄傲

我和在旅行中认识的日本人结婚以后来了日本。当时感觉最困难是日文。不用说人际关系也是……。

结婚后一年儿子出生了。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和他说我的母语。儿子从幼儿时开始会说日语和母语了。就因如此、他在学其他外国语也比同年纪的人快。

但是、出外时说母语时、会给人奇异的眼光望着。我觉得说外国语(外国人)不是可耻的事、也不是坏事。所以一直继续下去、便慢慢习惯了。现在也推荐新的外国人母亲教自己的儿女母语。同时对出身地要感到荣誉。也要有自尊心。

托儿子的福、能认识很多日本朋友。不过、最初去公园认识朋友是很困难的。例如一说话时、就知我是外国人、即被拒绝了。那时很难过。不过我不放弃。尽努力去接触日本人。我知从今以后我会在日本生活、所以我想认识日本人朋友是必要的。在日本长住了便觉得有很多日本人是很好的。就因如此、不要等朋友来认识自己、还是自己去认识朋友好。

儿子在小学「通学班」上、被自己大的人说「你母亲是外人」我儿子答「我的母亲是外国人、不过是好人的」听他这样说、我很感动。儿子入小学之前、我是「专业主妇」、「专业母亲」。儿子入了小学后、有了自己的时间、所以就决定学好日文。去了很多日文教室。有时一个星期会去八个地方学习。真的学到很多有用的日文。同时也参加了国际活动等等。

学日文是越学越难学的。我是从日本歌学日文的。读好歌词、了解意思、然后记着。也会尽量听收音机。

读了日文一段时间、想考「日本語能力」的试。我了解到地域的日文教室只是教我们基本会话的。不是为了考试来教我们外国人。这是正确的。所以我去大学的校外课程学日文。托先生、大学生的福、我考到「日本語能力一級」了。我非常开心。也感谢各方面的支持。

以后、我到各地参加了「外国人的日文演讲」比赛。第一次拿了好经验、第二次拿了「審査委员特别奖」第三次拿了「协会会长奖」、第四次在市内拿到「最优秀奖」我也很感谢家人和各方面的支持。

现在、在日本共有约八种工作和活动。



学日语是为了能说一口正确及漂亮的日语吗

我想对住在日本的外国人说的是，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尽量阻止不同化于日本。怎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来日本通过学习日语，不是为了同化于日本社会而是为了向其他方面发展。这样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的话，那么在社会上也就会越来越容易生存。还是要有自己的优势、使其得以充分的发挥。

我认为，因为你不是日本人，大概你想成为日本人，所以你在学日语。我想说的是其实不应这样，作为外国人的你说日语就可以了。当然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会被感觉有些不协调或有一些人会用异样的目光来看你。不管怎样你都是外国人，你要有自我，以自我为自豪，在日本社会做出努力不就挺好的吗。所说的话能被理解就可以了。

人的价值观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相当不容易动摇的。如果这些原则已成为了自己的信念，不管谁怎么说，都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以我自己来说，刚开始到日本的时候，学日语是为了成为日本人，像日本人那样说日语的心情很强。为了能够听起来像日本人那样，所以说日语的时候，尽量模仿日本人的声调等。可是这些都是太有些意识过剩了。从否定自己不是日本人的想法开始，说起来的日语就轻松多了。做什么都要求完美，想让自己说日语说得更好，这样的想法把我自己陷入困境，并且经历了较长的这段困境时期。

这样的表达也是可以的。倒不如追问日本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用词？这样的词语不是也能够被理解，更好用吗？相反让日本人能够理解。如同这些通过双方语言的交流都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能够感觉到这些话，作为外国人来说，日语只是自己的生活当中生存的一种语言，没有必要寻求完美的日语。这一点，教日语的老师和学日语的人都认识到的话，互相都是可以轻松愉快的。



关于日本的各项手续, 程序, 日本的制度等也有不理解的地方

我是2008年开始做「中国残留邦人等」的支援·相谈员工作, 这项工作只针对遗华日本人一代, 为了使他们比较容易适应日常生活或者社会活动的协助工作。现在, 我在A市的4家一周2天、B市的10家一周2天、还有C市的22家一周1天, 分别做支援工作。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项支援的现状。

遗华日本人一代的情况。即使能说一些日语的归国者, 也有在中国没上过学不识字的, 原因是残留日本人在战败时, 不得不生活在中国农村的比较多, 因为没钱所以上不了学。有一天, 去医院时, 为了做检查, 几处被叫到名字, 那个人听到了也不动, 我就问到: “为什么不去呀?” 她就说了: “叫我去的检查室, 我也不认字, 往哪里走也不知道呀!” 那天, 我在同一个医院给2位归国者做门诊的翻译, 真是不容易呀!

递交资料时不识字也不会说日语的一代大约有一半吧, 他们把所有资料都拿到役所来, 就得一边问一边帮助填写。而且不只是语言的问题, 关于日本的各项手续, 程序, 日本的制度等也有不理解的地方。每年的收入报告书、住宅报告书、水道费、NHK放送费等的递交表格也很多, 一代对这些表格的事很头疼。关于生活的烦恼, 大多是利用在医院里等待的时间了解的, 在家不出门的人也很多, 什么事都自己一个人闷着, 所以烦恼就更多。

接着是没有实施任何对策的2代的情况。特别是劳动问题的相谈非常难。在公司手被机器夹了, 右手的3根手指都没了, 公司也不给叫救护车, 用个人的车给送到了医院, 治疗结束了, 只给了70万日元, 就被解雇了。与认识的日本人合同劳组相谈, 通过裁判最后拿到了2500万日元以及今后的赔偿。2代也不懂合同书的内容, 也可以说根本就不看, 突然被解雇了, 第一次把合同书拿来一起看的人很多。现在中国可能有了很大的变化吧, 即使有工作也没有签合同书的很普遍, 我本人在中专学习药剂科3年, 毕业后在被分配的医院做药剂师5年, 我的记忆里好像没见过合同书。

关于年金以及对养老生活不安的情况。一般都比同年龄的日本人加入年金的时间短, 做临时工的人比较多, 特别是40岁, 50岁才回日本的二代, 尽管可以有资格拿到年金, 也很难够维持生活的。关于一代的介护, 残留孤儿平均都70多岁了, 因为不会日语, 很少能找到可以接收的养老所。所以二代不积极的取得介护资格证, 不来做的话, 一代的问题很难解决, 这已经是迫不及待的现实了。

三代, 四代的情况。在东京都内上学的归国者三代、四代, 一般能得到120小时的日语辅导, 可以和翻译一起进课堂学习。可惜不知道这个制度的归国者也不少, 去年在A市国际协会日语教室学

习的归国者12名里，为了帮助3个要考高中的归国者3代去相谈，家长与翻译去所在的中学和想考的高中好几次，即使再小的事，因为家长不会日语也要联系翻译。所幸的是，现在还在这个教室学习的B学生，终于去了自己希望的A高中。

我是自费求家里人给办理回国的。第7天就在时给650日元的洗衣店里开始工作了，最初根本不知道学习日语的方法，后来才找到了几处免费的日语教室，多的时候一边工作一边去了4个教室。现在除了做遗华日本人的支援工作，也参加公民馆等的料理、扭秧歌等归国者交流活动。

综上所述尽管有很多困难，但是问题得到解决时，看到归国者的笑脸，我也感到很欣慰，同时也得到了一份被鼓励的自信，所以就算不容易，还是觉得这个工作有让我继续坚持努力的动力。

总之这里只是介绍了一部分而已。根据归国者的需要，为了更好地融入日本社会的生活里，正在到处找可以活动的场所，主要是想和地域的人一起做大家喜欢的活动。非常高兴能有更多地域的人来参加、支持并协助我们的活动！